

1947年：〈受難的腳印〉

「二二八事件」

我把腳印藏在階梯，傾聽留在階梯的腳步聲
而後撿起裝箱，以時間作為封條的編號，寄給它
的主人。

點一根煙，在轉角的遺址，想像那年武裝的
雲朵，掛在橙色的天頂，被掏空的籍貫，變成了
對立的雲層，續一根煙，章回竟寫了數十年。

是時候把空屋掃乾淨了，太多的憤怒悲傷都
需要成為可燃的垃圾，灰飛煙滅，失控的紀念日
我不再眷戀任何被論及的荒謬。

天氣很差，漏水的島，舉發陽光遲到，但我
必須將疲倦儘快轉帳，當作買贖歷史的稅金，活
得貧瘠，或者匱乏，都不必在日曆註記任何行程
以免受難，於十字架前，掛起茶房的冤屈。

路口沒有狗吠，所以快步通過，地面有一堆
詩人的字跡，淹沒我的膝蓋，有的會動，有的卻
安靜地等人踢開，最後吐出紅色的顏料，像血。

我們都不愛窩在沙發，棉被更暖，可以悶出
心病，悶出纏綿的時間，沒人不害怕寂寞，或被
孤獨咬開無鹽的傷口，沒有一本詩集，一塊碑文
能把這一天的節奏，強行羈押。

我蹲在路口剃度那年的祖國，把白髮紮成人
偶，刻上膨脹的姓名，紀念無能的日常，這不是
哀悼，而是一首浪費唇舌的詩，絕不能煽情。

我把腳印藏在階梯，傾聽王白淵的吶喊，而
後撿起裝箱，以時間作為封條的編號，寄給那些
低頭沈思，自言自語的文青。

1947 受難的腳印

1969年：〈臺蕉的演義〉

3月19日，第十四屆中日蕉貿會議在臺北舉行。

時間在蕉皮留下刻度
小火車載走的故事，於那年
橫飛的口沫，開始演義

五百三十萬簍香蕉
為了存在的價值，把姿態彎成
跌價六角美金的弧度
臺蕉的後半生
不再知己
知彼

南方種植的城，北方交涉的會議
出口、進口、進口、出口
我們剝開了黃色的皮囊
才看見漲跌的人生
香蕉是一首抗爭的詩
那些染病的日常
都在分了又合的歷史中
變成關稅的
獵物

香蕉猶如鞦韆
有時盪起接近日光的價格
有時卻與地面
形同陌路，而供需總會飽和
被迫削價的天色
在配額與品質的械鬥中
竟以海洋的血色
覆蓋失聲的
勝負

時間在蕉皮留下刻度
小火車載來的往事
於三十圓一串的市場
不再演義

1969 臺蕉的演義